

中国经济强人

李盛平 房西苑 编



海洋出版社

K225.21
2/1

中国经济强人

李盛平 房西苑 编

海洋出版社

1985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特写、报告文学的形式，向全国读者介绍在经济改革热潮中涌现的一批有为的闯将。文章通过对各位主人公坎坷的创业经历，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勇于和陈腐僵化观念作斗争的标新立异的行为，以及他们为祖国实现四化而锐意改革的献身精神的描写，给广大读者以深刻的启迪。文章中人物描写细腻生动，富有传奇色彩，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著名作家刘宾雁为本书写了发人深思的前言。读者将从书中汲取精神营养，并得到艺术享受。

责任编辑：周培兴

责任校对：金玉筠

中 国 经 济 强 人

李盛平 房西苑 编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海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1/4 字数：300千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统一书号：4193·0571 定价：2.30元

前 言

刘 宾 雁

发生在一九七四年的一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五七”干校开恩，允许我们这些难以处理的人到北京自己寻找工作门路了，我才有缘在我家附近的一家粮店里目睹了一个场面：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面办买粮手续，一面发牢骚，流露了对生活困难的不满。在他后面买粮的，是一位白发苍苍、退休工人模样的老人。那青年刚刚走出店门，老人便自言自语地发表评论了：现在这些年轻人真没办法！在旧社会，我们什么时候吃上过细粮？现在大米白面吃着，他倒对社会不满了！

这几句话，在我心中引起一阵波澜：倘若上纲的话，那青年人的不满无疑是指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那老年人则是懂得忆苦思甜，安于现状的。但是这两个人，哪一个思想进步，哪一个保守呢？……

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就在这里表露出来了。不满一九七四年现状的人，即是不满于那个领导和那个时代，也是不满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之，亦然。以英雄人物的标准衡量，比较接近当时的先进人物的，自然是那位老人。然而他绝不会站到反对“四人帮”的队伍里，而那个青年，倒有几分可能。另一个复杂之点是：那青年对社会的不满完全可

能纯粹出自个人利益，而维护那个社会现状的老人，虽然也难说没有个人利益在起作用，从他的言论和姿态里却看不出他的私心。

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一代新人正大显身手。然而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今天面临的局面却仍然与我方才讲过的那个小小插曲不无关系。

收入这本文集的报告文学中的主人公，仅仅是近几年在经济改革中取得卓越成绩的大队人马中的寥寥数人。这些人能够崭露头角，引起全社会的注目和舆论界的支持，应该说是幸运儿。然而，他们创业的经历与成功后的处境，仍然并不顺利（虽然有些作品略去了这方面内容），有的人还相当坎坷。

发生纠葛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改革不可避免地要触动某些人的利益。对于是否需要这一场改革，认识上的差异和对立也是难免的。行之已久的改革、法律和秩序，和改革者的行动之间也会发生矛盾。然而从总体上看，在改革者经历中发生的冲突的深处，意识形态性质的问题仍起着重要作用。

为公还是为私？要“红”还是要“专”？这些有二十几年历史的问题，今天仍然影响着许多人的命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根标尺，却被某些人用作否定许多有为者的利器。一九六五年，一个大学生经过师长的劝诱，登台发表一番对“红专”问题讨论中提出的“个人主义是否是学习的动力？”问题的见解，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则不应是学习的动力，险些被打成

“反动学生”（六十年代世人很少注意的大学校园中第二场反右派斗争中，不戴“右派”帽子的右派），理由是：“动力”乃是“褒词”，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主义可以是“动力”，就是美化了和拥护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云云。可见个人主义已经反动、可怕和危险到什么程度了。

然而，个人主义的起点何在呢？以发展自己的才能、造福祖国和人类，靠个人的牺牲和贡献给人们留下一点记忆为目的而学习，而工作，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呢？或者并无明确个人目的，仅因在学习和创造中享有某种乐趣而勤读苦干的人，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呢？假定这也是个人主义，那么它与以占有他人成果而获取名利乃至通过诬陷、告密、残害以至毁灭他人而达到入党、升官并以权谋私的目的的人之间，与为达到个人政治野心而祸国殃民、破坏中国共产党与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之间，亦即与另一种或两种、三种个人主义之间，有无界限？界限何在呢？

令人惊异的是：当没完没了地批判前一种个人主义之时，恰恰忽视、纵容乃至鼓励了后一种个人主义！

学习，即使纯粹是为了个人，也无害于社会，并且只要这个人活下去，那学识多少总要应用于社会吧？为表现自己而勤奋工作、而有所创造，也是无害而有利于社会的吧？现行社会制度为鼓励个人多做贡献，是报以名利的。作为这种现实的反映，就会有不同程度为名为利的意识。对于单纯或主要为名为利而学习、而劳作的人，党的组织应该设法改变这种思想，却不能限制或禁止其学习和劳作本身，因为只要不是损人利己，不超出法律和政策界限，这种活动仍然是有益于社会的。历史不是狠狠地教训过我们吗？一，要求人

们思想和行为动机纯而又纯的结果，只能带来普遍的心灰意冷、生机颓然，结果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停滞和倒退，而这种停滞和倒退又必然地导致社会道德的堕落；二，各种不同尺码的“左派”、“风派”，政治野心家们，正是在以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白专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口号下，通过打击和摧残有缺点的和没有多少缺点的正派人和有为，有识，有才之士，为自己扫清道路的。那些年月，也正是庸人辈出的时代。这简直是一场历史的嘲弄！

现在，活跃在经济改革战线上的有为之士，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看一个人？如何评定一个人的是非功过？

从道理上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已成定论，但实际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奇怪的景象：这条定理可以应用于庸人甚至有严重错误但无所作为的人。一碰到敢于开拓、勇于创新并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这种宽容精神就不见了。一个人的缺点和错误，是与他的才能、贡献的大小成正比而增值的！

试问，一个容许这种民族风习存在的民族，一个不以这种社会风习为非的社会，能够有发展吗？

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到解放区不久，就懂得了“犯错误”这个词组之可怕。一个“犯”过“错误”的人，好象脑门上烙下了可耻的印记，好象是注定一生要遭到天神诅咒的罪人，往往一蹶不振，很难翻身。细一打听，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过，甚至根本未造成什么社会危害。久而久之，当我本人也成了罪人时，便习惯了这种传统，甚至对“犯错误”可以传染给近亲、遗传给子女，也习以为常了。

与此同时，当听到有人因失职给社会财富造成惊人的损失、因渎职使人蒙冤受难多年也并不成为罪过，也不觉得反常了。

一个社会应该善于保护一个有某种缺点、错误，但对于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的人。它尤其应该保护那些由于勇于开拓而被认为有这种那种问题，而其实并没有问题的人。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顺从被视为一种美德，驯服甚至被看作人这种“工具”的必备素质。独立思考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提出不同见解是骄傲自满、不尊重领导甚至不忠的表现；敢于犯颜直谏、抵制或反对一种错误，就是大逆不道了。二十余年的历史教训，仍然不足以纠正某些人头脑中这些偏见。而经济改革的发展，提出一系列对人的新的要求。应该富于进取精神而不是知足常乐；应该勇于创新而不是抱残守缺；应该敢于向阻碍我们前进的观念和力量挑战，而不是但求无过、明哲保身；应该善于独出心裁、别立一格，而不是循规蹈矩，步人后尘……

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具备这些新素质的人救活了濒死的企业，创出了惊人的经济效益，拓宽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然而，也正是这些人，往往招来各种非议、诽谤，有时竟是陷害；是非混淆，功过颠倒。我相信，这本文集的出版，将增强我们对于党所领导的这场经济改革大业必将胜利的信心，鼓舞改革者斗争的勇气，同时唤起社会关注和支持有志于和献身于改革大业的人，一道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1985.2.20

目 录

- 王光英和光大实业公司.....吴晓民(1)
- 腾飞时代的明白人.....刘学强(33)
- 应是龙腾虎跃时.....刘宾雁(65)
- 步鑫生,中国需要你.....周嘉俊(113)
- 英雄啊,贝兆汉——论观念之变革.....陈祖芬(136)
- 南方大厦.....理 由(173)
- 他到底得罪了谁.....苏廷海(205)
- 张旋风.....李德复 郭 晨(251)
- 披枷行——改革家夏鼎湖轶事.....乔国良(291)
- 奇人奇厂奇贡献.....舒 立(329)
- 陈天生效应.....祖 慰(337)
- “傻子瓜子”风波记.....丘 健(352)
- “铁腕夫妻”和他们的事业.....王 颖(363)
- 在大时代的弯弓上.....蒋 巍(388)
- 电脑厂长.....黄云澍(415)

王光英和光大实业公司

吴 晓 民

黑格尔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

王光英——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中国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中也出现了两次。如果说，他四十年前那一次如同转瞬即逝的萤火，那么，四十年后这一次则好比势如破竹的旋风。

——题记

第一章 旋风，起于青萍之末

旧事重提

著名的京城学府——北京辅仁大学，一年一度地在欢送她的优秀儿女。阳光温柔地抚摸着一幢幢古典的建筑，宽阔的大草坪上人影憧憧，全体应届毕业生与辛勤栽培他们的老师们紧紧地熨贴在一起，溶入短暂而永恒的摄影机的镜头。

依依惜别的午宴过后，毕业生们多数由家长亲友陪伴着，带着校长颁发的毕业文凭，陆续离开校园。五年大学生

活，十几载苦读的学生时代，到此划了个结结实实的句号，朝夕相处的学友今后将各奔东西，也许此生此世永难相见了。四十年代初的中国大地呀，炮声隆隆，烟尘滚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正在前线浴血奋战，黑暗中的祖国竟开不出一张接受录用专业人才的聘书。对于多数同学来说，毕业即失业，他们面临着凶吉莫测的未来。

四二届化学系宿舍里失去了往日的拥挤与喧哗，高低铺上只剩下空荡荡的旧床板。刚刚二十出头的王光英，用他那副魁伟高大的身体堵着门口，朝里瞧瞧，向外望望，一阵酸楚袭上心头。人去楼空，出路何在？民族的未来何在？这样窝窝囊囊地回故乡去见“江东父老”？还是出走海外找个避风的港湾，谋个糊口的差使？恍惚。迷惘。矛盾。痛苦。年轻稚嫩的心第一次承受了这么沉重的负荷。他实在挪不动每日长跑两千米的双腿，无力地靠在了门板上。

“哥，别人都走了，你还愣着干啥！”

哦，是妹妹。漂亮新颖的校服，秀雅稚气的脸庞，亭亭玉立的身姿。好个知厚知薄的妹妹，立志要象哥哥一样当个实业家，选择了物理专业，把少女的青春献给实业救国的理想，任何风度翩翩的男同学都不能使她动心。她那一口准确流利的英语，甚至让学业精湛的哥哥都感到自愧不如哩！此刻，光美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盯着哥哥多云的眉头。她理解哥哥此时的心情。

“车票买好了，咱们走吧。”

学校已放暑假，刚上辅仁大学物理系一年级的王光美特地多逗留几天，好和哥哥一起回家。兄妹俩默默地走出校园，跨上开往天津的火车。

寄人篱下，捧着乞求恩赐的饭碗，满足于一个小职员的位置？王光英不甘心。中国之大，微弱的化学工业几乎全叫洋人垄断了。范旭东、侯德榜千辛万苦创办的永利化学总公司，九死一生，气息奄奄。王光英想，中国一定要有自己民族的化学工业，炎黄子孙中要有更多叱咤风云的企业实干家。干事业难免有失败，失败怕啥？

王光英年轻气盛，敢作敢为，他凭着自己丰富的知识，靠着熟人、朋友的关系在京津工商界周旋了数月之久，由他领头，几十个爱国工商业者资助的天津近代化学厂终于诞生了。第一批产品投放市场，收获第一笔盈利时，王光英兴致勃勃地盛宴款待工商界的同人及亲朋好友。

“来来来，为我们自己的天津化学厂干杯！”

“为光英闯出实业之路干杯！”

“为民族的觉醒和希望干杯！”

……

觥筹交错，喜气洋溢。那不是一餐普通的酒宴，那是振兴民族工业的燃烧着的火炬，那是一首壮丽的人生史诗的开篇。王光英高擎酒杯，满脸绯红，他为自己初出茅庐，就能主笔做一篇开拓者的大文章，感到无比自豪。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了。中国的民族工业进入了一个全面振兴的新时代。第二年初春，刘少奇同志视察天津，亲切鼓励天津工商界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实体，**振兴民族经济**，彻底改变我国工农业落后的局面。那高瞻远瞩的见解，洞开了人们的心扉，擦亮了人们的眼睛。王光英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积极进取，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生意越做越大，为新中国宏伟的大厦铺砖盖瓦作着自己的贡献，

赢得了“红色资本家”的美称。

红色资本家者，利国利民的社会主义实业家也。一九六一年，敬爱的周总理在把王光英介绍给外宾时，第一次正式称赞他是“红色资本家”。可是，谁能料到，这一公正的赞誉，却成了最大的“罪证”，在十年浩劫之中，他为此度过了漫漫八年的铁窗生涯。

王光英消失了。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优秀代表之一的王光英，就象一星荧光，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之中。

可是，历史自有它的发展规律，王光英，这个倔强的男子汉，这个中国企业家中真正的强人，与人民一道，经历了痛苦和磨难，又顽强地重新站立了起来。你看他，如今又雄姿英发，出现在香港工商界的面前。

主动请缨

一九八三年二月，位于香港金融中心地带的利园大酒店，春意盎然。一个盛大的酒会即将在这里举行。东道主就是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副市长王光英。

两位东道主说说笑笑地步入利园酒店，连日的奔波和劳顿没有影响他们的兴致。刚落座，应邀出席酒会的港澳爱国人士一个个接踵到来。客人们几乎全是王光英一九五六、一九五九年两次来港时结识的朋友和一九四八年离开上海南下做生意的伙伴。老友重逢，话别叙旧，三句话不离本行：

“光英兄，搞活内地经济，实现四化大业，也有我们港澳同胞的一份责任吧！家父与我愿竭诚尽虑，效犬马之劳！”

一位侨领的后代，情切切地发了言，流露出对祖国无比

热爱的赤子之情。

一位长髯老人拄着拐杖站起来说：“这位后生说的是，港澳居民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决不能老在外国人的卵翼之下，靠乞求残汤剩水过日子。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强国富民的新政策，我们相信，内地实业家完全有力量，在香港兴办事业，为香港的繁荣作出贡献！”

王光英取下墨镜，亲热地靠近老人身边坐下。

“港澳面临的迫切问题是，”老人注视着在座各位的眼睛，掐灭了燃烧的烟头，走到酒店正中郑重地说：“稳定经济，繁荣市场，要有几个大手面的人出手，打几张大牌，使生意活跃起来。”

“此话怎讲？”胡子昂和王光英相视一笑，更加关注地听了起来。连续几天的视察和拜访，两位国内工商界领导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为港澳商人能推心置腹，直抒胸臆感到由衷的欣慰。

“有人利用当前局面，推波助澜。香港有着最敏感的神经，繁荣的背后涌动着变化不定的暗流。也有一些人嘴上说为了香港的繁荣稳定，暗地里却争相把资产转移海外。一些见风使舵的商贾，争相卖地，卖楼，卖股票，闹得人心惶惶。我们盼着港澳地区的继续繁荣，现时国家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英明政策，我们是双手拥护的！”

王光英站了起来，气宇轩昂，信心十足地说：“香港和大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命运休戚相关。以前我们在香港做生意，但那远远不够。今后我们要几百万、几千万地做，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地做，为的是促进香港的繁荣和祖国的四化大业。今后全凭在座的各位和我通力合作呵！”

这气派恢弘的一席话，随着萌动的春意和美酒的热力送到在座每一个人的心坎，热呼呼的。胡子昂望着站在自己身边的这个强汉，不住地点头，表示赞赏。

王光英一路风尘仆仆，任思绪的骏马纵横驰骋，而后是疏理凝聚，一个新的构思变得越来越清晰。言为心之声，回到北京，他不顾旅途劳顿，连夜写出了《港澳见闻与八点建议》，正式向国务院提出，要筹集资金，在香港兴办“光大实业公司”。

王光英的设想，得到了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赞赏和支持。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光大实业公司”终于开张了。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一日，公司宣告成立，王光英被推荐为负有全权的董事长。他连日接待和宴请多国驻华使节及商务参赞，还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这样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要人。光大先声夺人，赫然问世，立即引起了各界的注目。

四月二十六日，光大实业公司的开创者们——王光英一行九人，迎着第一缕晨曦，从北京飞往香港。

入乡随俗

日历牌上特定数字的排列，往往会形成耐人寻味的历史巧合。人们不会忘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那天，在天安门拉开的那场“史无前例”、“横扫一切”的悲剧的序幕，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而今天，十七年后的又一个八月十八日，一个三十多年来第一家中国民间资本经营的企业——光大实业公司——在香港正式开业了。它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正在振兴，我们的事业有着多么蓬勃的生机和充沛的活力！

一个非同小可的开业典礼开始了。且不说济济一堂的各界巨头，香港大亨和国外要人们，为一家民间企业的诞生所带来的贺礼；连王光英自己也未料到，有那么多党中央领导同志为他的公司开幕送来了一只只绚丽的花篮。王光英激动得有些不能自己了，借助于笔挺的西服保持着东道主的尊严，瞳仁里凝聚着兴奋的光波。

乘电梯上了远东金融中心三十九楼，“光大实业公司”六个端庄遒劲的大字横空排列，赫然醒目。

“先生们，女士们：不是我王光英面子大，不是光大有啥后台，是咱中华民族经济振兴的伟大趋势正在到来，我王光英不过是报信的，打旗儿的，好戏在后头哩！……”他不用讲话稿，无需麦克风，用庄重而沉稳的声音宣告：“光大实业公司在香港正式开业！”

香港工商界非常注重现实，长期和他们打交道，得摸准他们的心理，赢得广泛的信誉。王光英乘坐价格昂贵的头等舱飞抵香港，香港报纸把他的来头、气度、规格作了一番推测和宣传。王光英不惜巨资果断地买下华丽的办公楼，令所见所闻者瞠目结舌。这一回，王光英又借盛大的开幕典礼之际，再亮一亮相。

“王先生，贵公司从内地来港开业，难道就没有别的意图吗？不知您是否愿意公开啊。”一位港商站起来发问。

王光英举目望去，同这位港商不信任的眼光相对须臾，爽朗地大笑起来：“我来香港就是来做买卖的，而且同大家一样，要用地道的香港方式做。香港是做生意的好地方哟，这里经济信息灵通，资金流动方便，经营渠道繁多，为什么内地的买卖人不能光顾呢？为什么我不能在有生之年来这儿

赚大钱呢？今天的内地已经不比从前了，它开明、宽容，显示了从未有过的生气和活力。拿破仑曾经称中国是一头雄狮，一旦醒来就震动世界。尼克松把它视为觉醒的巨人。假如今天还有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它，连我这家中国民间资本的生意买卖也不相信，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哪！”

话音未落，来宾们纷纷站起来发表意见。

“就是嘛，光大一开业就身手不凡。人家拉的是平等生意，做的是横向买卖，有谁见过他们会一级级请示，一层层扯皮的？董事长自当自的家，几百万生意都是小意思，这还不能说明问题？”

“眼见为实，我就看到王董事长亲自到香港中文大学录用专门人才，这还不够地道的？”说话象唱歌一样的小姐向周围环顾了一眼，笑嘻嘻地落座，“回眸一笑百媚生”，她用事实和美丽使人们一起向光大投了放心票。

节外生枝

光大开张不久，王光英亲自作出决断，第一枪打响在太平洋彼岸的智利首府圣地亚哥。

虽然已是初秋季节，热带地区的强烈光照却让人难以忍受。在圣地亚哥机场，光大的业务人员一仰脖子喝了杯冷饮，匆匆钻进出租汽车，向市内一个封闭的体育场驶去。轿车停在体育场门外，智利保镖局的看守人员检查了他们的护照，礼貌地把顾客让进黑漆大门。只见簇新锃亮的一大批汽车整齐地排列在广场中心，每排间隔一米左右，其庞大的钢铁阵容如同整装待发的军旅，随时准备冲出围墙。

两个月前，王光英了解到一家智利汽车商有一千五百辆